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人世间值得

我再次捧读梁晓声老师的长篇小说《人世间》，缘于三个多月以前，一名退休多年的老同事发来一篇文章链接，“这是你写的吧。”我一看，这是电视剧《人世间》刚播出那年，“学习强国”以“我家的‘人世间’故事”为主题，开展征文活动。时值春节，看完电视剧很是感动，便以《父母的爱情》为题写了我们家的“凡人往事”。老同事说，我认识你爸妈，他们多像电视剧里的那对老夫妻啊，人那么好，我还吃过你妈包的饺子呢。老同事的话，让我心潮起伏，我把那篇文章一连看了几遍。秋月夜，花影扶疏，思绪万千，我从书架上把那厚厚的三大本又捧了出来……

好久没有看过这么大部头的书了，洋洋洒洒115万字，需要时间与定力去完成这样的阅读。感谢电视剧以光影的力量，呈现出“那个年代”的生活场景，因此在阅读过程中，对那些大篇幅的“光子片”的前世今生、人物状态的刻画及生活环境的文字描写，有了形象的认识、立体的概念。然而，正因为有了电视剧的“先入为主”，视觉的冲击力又那么直抵人心，我时不时地把书中的情节与电视剧情节作比较，有相似情节我会多看一会儿，不一样的或者电视剧里没有呈现的，我就“一目十行”“走马观花”了。就这样，断断续续不到一个月我就看完了，然而，“人世间”流淌的温情与善意一如夏日的风始终带着暖意不曾散去……

时已深秋，天高露浓。我独自守在写字台前，享受书页翻动的声响，那厚厚的著作仿佛“活”了起来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再次走进了“光子片”，走进了“大三线”，走近了“周秉昆、郑娟”们，我徜徉在那充满温暖、充满哲思、充满情怀的文字中，咀嚼人间烟火、感受生活的真谛与人性的光辉……

作为当代现实题材小说，《人世间》在长达50年的岁月里，通过温暖而朴实的故事，演绎着普通百姓的生活、成长与奋斗的历程，展现了时代的进步发展和人性的善良美好。周父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，参加大三线建设常年在外、母亲一人照看着三个孩子，生活艰辛，却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。由此，我想到了自己的父亲，也是常年在外工作，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母亲没有工作，一人照顾着我们姊妹4个，生活十分紧巴却井井有条、其乐融融。从“脏乱差的光子片”到“郑娟终于住上了有阳台的房子”，感受百姓对“居者有其屋”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一个个细碎的温暖，激起内心一次次的共鸣。

“人世间，最温暖的莫过于亲情，最珍贵

的莫过于陪伴。”梁晓声老师对生活的感受、对爱的感悟流淌于字里行间，不断地触动我内心最柔软处。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：在周秉昆入狱期间，郑娟日复一日地按摩，如天使般拯救了已是植物人的婆婆。阅读中，我泪眼婆娑地想到自己的母亲。那一年，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变成植物人后，我们姊妹轮流看护母亲、在家里做好流食送到医院。记得有一年冬天，刚下过雪，姐姐骑着电动车去给母亲送饭。因天冷路滑，突然摔倒在路牙，满满的两大盒流食被摔得面目全非，姐夫闻讯赶过来后，两人推着电动车一瘸一拐地回去，他们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先去了菜场……寒来暑往，冬去春来，奇迹终没有发生，母亲躺在病床上14年，但我们从未放弃过。后来，爸妈相继离世，而我们姊妹没有散，家庭聚会、电话问候、结伴出行让我们不亦乐乎，有欢声笑语，也有拌嘴争吵，但更多的是血脉亲情带来的情感归属感，我们用彼此的关心守候着家的味道，在无限的陪伴中品味人间值得。

爱，是《人世间》最温暖的底色，坚韧，则是撑起爱的支柱。阅读中，我沉浸于周父周母对子女深沉而无私的爱中、回味周家兄妹曲折而坚韧的爱情，感怀友人间、邻里间质朴而真挚的友谊，他们每个人都是彼此的光，在黑暗与困苦中散发着人性的光辉，照亮了彼此前行的道路。他们的故事，让我深刻体会到，爱是多么坚实的依靠。那年，我突发疾病需要住院开刀，当时，丈夫正出差在外地。情急之下，兄嫂在手术通知书上签了字，从进手术室到转入病房后，哥哥姐姐妹妹、嫂子、姐夫及妹夫，白天晚上排班轮流守护我……爱的陪伴暖了我、更暖了岁月。

“她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……”看完小说的最后一个字，我久久不愿把书合上。《人世间》以它的“悲欢离合”“喜怒哀乐”，传递着爱的芬芳与坚韧的力量。秋去冬来，我在这三个多月里“跨越”半个世纪，随着“周家三代人”的命运起伏，或喜或悲，或笑或泪。历经千辛万苦，尝遍人生百味，在这“有光有影，有左有右，有晴有雨”的生活中，正是有了这些淳朴的爱与善良，滋润了人间烟火，在他们面对生活的艰难时，仍能乐观向上，“像种子一样，一生向阳，在这片土壤随万物生长”……

冬日的阳光照射进来，让书页变得有些透亮，也有些许温度。小说的故事结束了，但生活仍在继续，让我们向善向前，在人间烟火处，抒写情怀和热望！

面吃不好，专门跑到我家让采购的，还要给我钱，我哪能要……离过年还有几天，再说你们放冰箱，能放好多天的……对了，那些腊菜，是咱妈寻了几个村，才找到一户人家买的，说你们喜欢吃……”

这时，我已经吃完了一块牛肉，拿过来那包像在南京常见的萝卜干一样的那一小包腊菜。半个月前爱人说想吃萝卜干。我告诉她我们老家的腊菜比那个好吃，脆，像凉拌的贡菜一样，是用一种叫蔓菁的根茎植物腌制的。当时我们就给老妈打电话，问有没有腌制腊菜，老妈在电话里说：“现在生活好了，很多年都不腌了，谁还腌那个干啥。”

“那算了，还以为家里腌的呢。”我们怕老妈操心去寻找，就打消了想吃的念头。没想到老妈还是去寻了来。

拆开自封袋，拿筷子夹起来一条，细细咀嚼着，依旧是家乡的味道。爱人也吃了一条，也说好吃，说老妈对我们是真好。是啊，记得在我上小学时，家里还比较穷，每到这个季节，唯一的菜肴就是腊菜。现在，物质丰裕了，生活好了，小时候常吃的腊菜却成了稀有品。吃着这些来自老家的美味，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，白发苍苍的老妈，不顾北方的寒风刺骨，去附近的村子为自己在远方的儿子和儿媳寻找腊菜。尽管只有一小包，却为儿子的家庭生活增添一缕爱的味道。

看着老妈让妹妹寄过来的这一堆年货，我和爱人满心的欢喜与感动。这些老妈精心挑选的沉甸甸的牛肉、皮蛋和腊菜，不仅仅是老家的味道，更是老妈满满的爱与牵挂。

香肠

冬季，把中医的养藏之道理解为吃各种好吃的，其中，香肠便是佳品。此物不是江苏独有，老北京蒜香味的、川式麻辣味的、广式甜咸味的，口味众多，我独爱以咸香原味著称的苏式香肠。

据说古时，一位顾客路过某地肉铺，指着腊肠问：“这是什么肠子？”铺主回答：“腊肠。”顾客扭头就走。铺主连忙询问：“哪里得罪了？”顾客说：“我不吃辣。”下一分钟，铺主把腊肠的名字改成了香肠。

我故乡的人，好奢侈，在农历年底喜欢自己家杀猪。香肠可以第一个选择用哪个部位，余下的，红烧、做狮子头、糖醋排骨等等再一一分配。

一般杀猪需要团队的力量，基本选在晚上，因白天各有各事，忙得很，难找到帮忙的人。乡间，曾有多次猪头失窃事件发生，那些小偷非常职业，能晓得哪家哪天哪时杀猪。猪头挂到门外，月色不好，没有光亮，人在家里忙活，用奶奶的话说，屁股一转，猪头没了。

猪头没了只是缺少猪头肉的风味，根本不影响灌香肠。经验丰富的人用最嫩的猪前腿肉灌，肥瘦配比总的道理是根据个人喜好，但有一条七瘦三肥或二肥八瘦的金线作为参考，如果不计算配比，灌成品后容易柴或腻，会辜负全家辛苦制作及早出晚收所付出的时间和情感。

我家不去菜市场找专门的加工点代灌。他们不清洗鲜肉，理由为生水洗容易变质。有垢就带垢灌，有味儿就带味儿灌。另外，肠衣有区别，我爷爷奶奶亲自灌的全部选用猪的小肠，即天然肠衣。天然小肠自外向内分为浆膜、肌层、黏膜下层、黏膜，注清水观察，可见表面有明显的血管经络，一眼心安。代灌点大多使用人造肠衣，有些因素不可控。

我有一位绝不吃红烧肉，只吃香肠的祖辈。从旁人零碎碎的讲述中得知，她的奶奶重男轻女，当时所有好食品都给异常宠爱的哥哥，她在旁边看，一口都吃不到。有一回，奶奶不在跟前，哥哥偷偷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她嘴里，没来得及嚼碎咽下被赶来的奶奶发现，呵斥她吐出来。从此，她一辈子都不曾吃过红烧肉，以为自己不配。等到长大嫁人生子，经济独立，也试图尝一尝，结果尝一次，吐一次，胃跟着痉挛好几天。

据考证，香肠在我国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。它是一种承载着文化和节日意义的食物，世界各地的亲人每逢春节前后回来，我奶奶都会将香肠分成很多相等的份，用崭新的食品保鲜袋包装好分发。他们带走的不仅有故乡的味道，另有亲人对他们平安顺遂的祝愿。他们常常在异乡、异国仰望苍穹中“我家”这个坐标，苍穹无尽却什么也没有，他们认为苍穹里有故乡，倘使没有，就把对故乡的思念，对亲人的怀念流放苍穹，苍穹布满腊月的味道，腊月与香肠结伴，召唤着他们再三归来。

我曾想，一个不能吃红烧肉的人该有多不幸福啊，单凭琥珀色便足以瞬间唤醒对美食的原始渴望；一个总要吃香肠的人该有多固执啊，尘世中，美食千千万万，何必非要吃香肠？当我经历一些才明白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地过冬，每一刹那，都是向永恒借来的，总会有一些复杂情绪覆盖另一些复杂情绪。细细品味，药食同源，红烧肉与香肠，亦药亦食。它们以各自的呈现方式去治愈不同个体生命的胃病和乡愁。

在老家屋后，有一块废弃空地。勤劳的母亲把它利用起来，围上栏杆，用铁锹一块块挖掘，整墒起垄，把泥土里的一块块烂碗片、小石子等挑拣出来。就这样她整理出六畦菜地来。

我们兄妹三个都常住异地，偶尔匆匆忙忙回去一趟，看着忙忙碌碌的母亲，总会劝她几句。“该歇歇了，一身病，还种那么多的菜做什么？也吃不完。”母亲也总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，自作神秘地说：“到时候，你们就知道了。”

有一次趁县里改稿会的机会，回趟老家看望母亲。正值春夏之际，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母亲种植的那块菜地，郁郁葱葱，好不热闹。青菜、蒜苗、青辣椒、豌豆、菠菜长势喜人。那年也是干旱年月，地里庄稼旱得都蔫了吧唧，可是母亲的菜园却别有一番风景。后来一打听才知道，母亲为了解决蔬菜干旱问题，带着生病的父亲冒着酷暑从一里开外的庄西头池塘里去担水，平时生活中用过的废水一点一点积攒起来，也用来浇菜。平时坚持用农家肥施肥，并且人工防虫治虫，所以她的菜园才会有今天这番景象。我临走的时候，母亲总会说：“带点菜吧，没用农药，没用化肥，健康！你没有车，少带点也行。小芹她们有车，每次都带很多！”母亲总担心我会嫌弃她的菜，急不可耐地推销她的菜，“听我的话没错，过日子也不容易！”如果遇到我不想带她的菜，她也会闷闷不乐，直到我答应带点她的菜，干豆子、辣椒之类。

母亲的菜园又扩大规模了。老家隔壁有户人家，遇到变故，弃屋外出。由于长时间没人住，屋前屋后长满了野蒿荒草，母亲把它们清理开垦出来，种南瓜、种豆角、种玉米、种辣椒，一到秋天，南瓜豆角都会爬满树梢。

每年蔬菜收获的时候，母亲的电话也会频繁起来，“家里辣椒长得可好了，南瓜又甜又面，大青豆也可以吃了，玉米还有十几天不吃就老了！”没想到，母亲的小菜园成了我们沟通的桥梁，她也有了跟我们说不完的话题。

□南京赵东英

□如东蔡时雨

老家的味道

做地方志的编纂工作，时常要去所记载的区域考察，早出晚归常有的事。一次饥肠辘辘回来后，爱人在客厅正费劲巴拉地从一个贴着快递标签的大纸箱里，向外掏出一些鼓囊囊的红色泡沫袋。一共有十几个，大大小小的在客厅的地板上堆成一小堆，仿佛一堆温暖的炭火。

爱人说：“妹妹从老家给快递来的年货，太多了！”

我一边换鞋，一边问有什么好吃的。拖着拖鞋走过去，看到每一个泡沫袋除了自封胶以外，还在外面缠上了透明胶。忙碌完的爱人，取过一个最大的，费了好大劲才打开。袋子里装满了五香牛肉、皮蛋，还有一小包腊菜。这些老家的土特产，虽然经历长途跋涉和各种与之同行的快递的挤压，依旧完好无损。也许是为了节省一点运费，分好块的五香牛肉都是用透明密封袋简单自封，皮蛋也都是尽可能去掉纸壳用保鲜膜缠了两道，一揭开，地板上全是锯末。

饿极的我，迫不及待地拿过一包牛肉，拆开看到红褐色五香牛肉，光泽油亮，视觉效果极为诱人。咬上一口，肉质饱满，香气四溢，入口丝滑，还是小时候老家卤牛肉的味道。吞咽一口，再咬下去，感觉整个客厅里都飘荡着牛肉的气息。

这时手机响了，是妹妹打来的。她和爱人聊着家常，无非是：你们都好吧，快放假了吧，俺哥回来了吗……我咽下一口牛肉，赶忙抢过话来，嗔怪着说：“快递过来那么多年货，春节我们又不在家，吃不完的……”

我还在絮絮叨叨，只听妹妹在电话那头高声说：“还不是咱妈心疼你们，担心在外

□南京魏鲲鹏

□安徽淮北陈冉